

西方思潮評介系列之三

行為主義與人性的論爭 ——兼評史金納的通俗著作

黃榮村（本文作者：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博士，現在台大及輔仁大學任教）

• 107 •

國人在歐風美雨的長期浸染下，行為規範與思考方式沾上了濃厚的西方色彩。涉世未深的年輕人對自身本身的瞭解，愈來愈缺少傳統的憑藉，國內有識之士無不視為隱憂，少數於中國文史深有鑽研之士，偶發令人浩歎的醒世之音，在這種社會條件下，批評與攻擊對世道人心當然不無小補。但更建設性的做法，應是對這些行為現象做一種根源性的了解，有很多種

知識系統可提供這種幫助，如社會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等學門。但若把範圍限在對個人行為的瞭解，則筆者認為心理學是其中一種最有力的工具，從十九世紀末以來在奧國、德國對心理病理及實驗心理學的研究開始，一直到在美國形成「行為的實驗分析」心理學主流為止，心理學研究已對人類行為提供了很有力的分析方式，並有愈來愈走上技術化的趨勢。因此

，要想了解人類行為並謀改進之道時，大可取資於心理學界的研究，其中又以美國心理學界最具活力。本文所要部份談及的史金納（B. F. Skinner）恰正是其中最亮的一顆星。

一、行為主義的演變

二十世紀初葉先後有兩大學術運動，一為發源於美國心理學的「行為主義」，一為發源於維也納物理學界及哲學界的「科學的哲學」。這兩大運動在開始時，主要是一種方法學上的反叛，前者認為利用內省法的主觀報告探討心靈現象是不可能、無意義的，祇有外觀的行為現象才應該、才能被客觀的研究。後者則主張廢棄形上學者的語言及題材，而倡行以邏輯的、實證的方式研究有限的哲學問題。國內對「科學的哲學」似尚頗有了解，有關這方面的論著及譯作以前時有所聞，最近雖似無人熱烈提及，但筆者知道對這方面繼續有所研究的分析哲學家、物理學家、及行為科學家仍大有人在。可以這麼說，這一運動的精神，實質上已溶入一般科學教科書的寫作、一般科學訓練

中，這一運動的內容已變成科學家研究過程中視為理所當然的一部份，而不必再特別提出來談。但「行為主義」則沒有這種運氣，一直到現在，不僅心理學界仍有很大的反響，也由於倡行「行為主義」的心理學者，沒有嚴守「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古訓，太過熱心的推廣，遭到了政治、社會科學研究者的抨擊，認為倡行「政治行為主義」或「社會行為主義」的人，過度簡化人性，過度誣蔑人性，其所提出者無非是行為主義者的夢魘而已。同樣性質的運動遭到兩樣不同的命運，其原因無他，因為「科學的哲學」的對象是物理世界與符號世界，但「行為主義」所處理的對象則是亘古擾攘不休的「人性」，每個人都可發表若干意見的「人的行為」與「人的心靈」。

行為主義（behaviorism）之名首由華特生（J. B. Watson）提出，他在新生嬰兒行為的研究上頗負盛名，他最為人所稱道的一件狂舉是他曾宣稱：「給我十二個健全的嬰兒，按我的方式養育，不管他們來自何處、稟賦如何，我保證可將他們造就成任何一種專家——醫生、律師、藝術家、大商人、乞丐、或小偷」。從這裏可以看出一位極端行為主義者的狂熱

與自負。這項宣稱當然沒有實現，他後來也因故離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的心理系，投身商界，據說後來成爲一位還頗成功的商人。但行爲主義並不因爲他之退出而羣龍無首。這項運動一旦開始，浪潮愈來愈洶湧，史金納的加入使行爲主義運動又有了大的轉機與動力，一直延續至今，其勢未歇。史金納本人也已成爲美東的學霸，及身得享世界性盛名。

7、行爲主義的傳統淵源。簡言之就是正統條件化歷程 (classical conditioning)。這套東西一直是蘇俄生理與心理學界自從十九世紀末以來的主流，其早期的代表性人物是賽卡諾夫 (I. M. Sechenov)、巴夫洛夫 (I. P. Pavlov)、及貝克特瑞夫 (V. M. Bekhterev) 等人。在此順便做點正名工作，以前習慣將「正統條件化歷程」翻譯爲「古典制約過程」，「制約」含有控制與約束之意。考 conditioning 一詞，乃始於一八九七年巴夫洛夫用狗做消化歷程的研究時，發現在餵狗的時候，給予食物之前經常出現的刺激，如實驗者的腳步聲，看到盛食物的盤子，聞到食物的香味等，都是會使狗引起「心理的」唾液與胃液的分泌。因爲胃液分泌的測量比較困難

，所以巴夫洛夫以後的實驗以測量唾液的分泌爲主。原來就無條件地引起唾液分泌的刺激，叫做無條件刺激，由無條件刺激所引起的固定反應稱之爲無條件反應；如將食物放在口中就自然會引起唾液分泌，則食物便是無條件刺激，唾液分泌便是無條件反應。此處「無條件」一詞的意思和「日本無條件投降」中的「無條件」是一樣的，「無條件」的俄文英譯應當是 unconditional，但因爲時誤譯爲 unconditioned，以後就相沿沿用。原來並不引起唾液分泌的刺激，如實驗者的腳步聲或「望梅止渴」中遙遙相望的梅林，在某一特殊條件的安排下會單獨引起與無條件反應類似的反應，此處的刺激便稱爲條件刺激，與無條件反應類似的反應便稱爲條件反應。由此可見 conditioning 這種實驗或觀念，最重要的地方便在於須經過某些「特殊條件」的安排，而比較令人能耳目一新的也是條件刺激與條件反應，而不在于那些大家熟悉的無條件刺激與無條件反應，可見重點都在「條件」兩個字上。在什麼特殊條件下，一本來無關的刺激才會引起我們想要見到的反應？心理學的實驗告訴我們一個最有效的特殊條件：在過去經驗中，將一本來無

關的刺激與無條件刺激重覆配對，如此反覆施行，便可使該無關刺激變為條件刺激。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將 conditioning 譯為「條件化歷程」，是一種最自然的譯法。當初之譯為「制約過程」，想係依其引申義加以翻譯，但考諸這種實驗過程的實質含義，則仍無法以這種帶有濃厚價值判斷的「控制約束」的名詞予以概括，筆者以為外來專有名詞之譯，仍應以其本義為先，引申義則以祇供參考為宜。

二十世紀以前，心靈論的風氣尚濃，普遍認為人類行為豈可用科學方法研究，想要使用科學方法研究人類行為的學者，苦於無法突破此一困境，更找不到可資援引的分析利器。華特生別具慧眼，從蘇俄生理學對條件化歷程的研究中，窺見一線曙光，終於找到了傳統的憑藉與行為分析的基礎了。諸位可見利用條件化歷程的方法及觀念當為基礎，來處理動物與人的行為，確實可簡化行為的很多複雜面，使其更方便研究，但也因此沾上了唯物的色彩（「唯物」一詞所引起不幸的誤解，以為必與共產主義同義。其實在科學用語裏，此詞經常出現而不必有其他含義，其主要意義乃指「機械的」，以與「有機的」相區分）。這跟

現在有些科學家，以電子計算機來模擬人類的行為、人類的智慧，有異曲同工之處。

2、早期行為主義大要。前面已經說過，早期的行為主義主要係一種方法學上的革新，底下幾點可約略窺知其大要：①廢棄使用自省法研究心靈活動。②條件化過程的概念及實驗方法，是研究動物與人類行為之鑰。③行為學的要旨乃在研究刺激與反應之間的簡單關係，而不必去管刺激與反應之間的中間變項，亦即沒有必要去研究在接受刺激之後，反應之前，有機體在這段期間內的潛意識與意識過程。這些原則，在動物行為及新生嬰兒行為的研究上帶來很大的便利，不必費心去瞎猜老鼠、鴿子、金魚等「在想些什麼」，使得動物行為得以被科學地研究。但這些原則應用到人文界時，就引起了軒然大波，這是後話。早期行為主義的發展，對動物心理學界甚至廣義的行為科學界提供了兩項優良的傳統：①嚴謹的實驗態度。這方面已發展出有嚴格標準及設計精巧的實驗室技術，現在大部份够水準的心理系都具備有動物實驗室及生理實驗室。②數學的心態。任何動物及人類行為的實驗，都需有資料及適當的統計，現在的心理系學生及

心理學研究者，都須接受或多或少的實驗設計及統計分析的嚴格訓練。

3、後期行為主義大要。在三〇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史金納積極加入行為主義的潮流，並提出了很多有系統的觀念與作法，而使行為主義有了另一番面貌。後期行為主義的特色，在於「工具性條件化歷程」(instrumental or operant conditioning)的發現與進展。史金納在其動物實驗室中，發現鴿子與老鼠會努力的做出某類行為(稱為工具性或操作性行為)，為的是獲得獎賞或逃避懲罰，他利用這一原理設計精巧的實驗，訓練鴿子操作儀器、打保齡球、替飛彈導航等匪夷所思的行為，並進而應用到教育界、輔導機構、醫院等地方，發展出教學機及行為改變的技術。依他的看法，後期行為主義大致有底下的特點：①具有早期行為主義的特性。②有機體的行為完全被環境所控制(用以前的講法就是被環境所制約)。

③未來的人性與文化，可經由行為改變的方式予以重新設計，這種想法的最重要根據，乃是由於人類的行為完全由環境所控制。

後期行為主義的重心已與前期心理學派有所不同

，這些心理學家我們習慣上稱之為「史金納學派心理學家」(Skinnerian Psychologists)，以特別說明他們乃來自於史金納學派的系統，而與其他行為主義學者多少有所區別。早期行為主義者還多少考慮到神經過程的運作、生理因素的影響、與有機體行為的發展問題，並嘗試對心靈問題有所了解，但到了後期行為主義者，尤其是如史金納走的極端路線，根本就認為不必用生理學來解釋行為，也認為不必去找些推測性的理論來解釋人類的行為，傳統上認為是人類的高級元素的心靈、思想、動機、信仰，更是他們避而不談的禁忌。

4、對行為主義的批評。行為科學界與人文科學界對行為主義最大的批評，大約有三點：①不談心靈問題。這些批評認為若避而不談心靈問題，則根本無法了解人類行為與高等心理歷程。②刺激——反應的機械觀太過簡化，無法解決複雜的心理問題。③人類行為並非完全被環境所控制，人有自主性。這些批評認為史金納學派不承認有「自由」與「尊嚴」的存在，是一件無法理喻的事。這些批評有時來自心理學同行，有時來自行外的政治科學家與人文科學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格式塔心理學 (Gestalt Psychology)

Psychology，又譯為完形心理學）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動物行為學 (Ethology)，都曾對行為主義提出批評。格式塔心理學強調刺激與有機體的整體性與有機性，對刺激——反應這種簡單的機械式處理，當然覺得不滿。動物行為學則強調在野外對動物行為的自然觀察，且重新肯定本能的存在，這些觀點當然也與行為主義者強調的實驗室研究格格不入。中國心理學家郭任遠 (1898~1970) 當年也是行為主義運動中的健將，曾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反對本能 (instinct) 的強烈態度，使他在美國心理學界享有「激烈的郭」(radical Kuo) 的雅號。他也很反對後期行為主義者對行為的看法與研究方式，認為他們太不注意行為的發展過程，他提出行為形成 (behavioral epigenesis) 的觀念，認為行為的決定因素應包括下列五種：①形態的因素②生物物理及生物化學的因素③刺激物的因素④環境的內容⑤發展的歷史。這種看法無疑的包括較廣，沒有將行為看得太過簡化，但也不可能因而增加研究及推論的困難，可見行為的研究方式，在利害相權之下，也相當的難以得到一致的路

線 (註1)。

後期行為主義的部份學者，尤其是史金納，大概是由於一種科學家的使命感，非常熱心的將他們從實驗室內所獲的心得，推廣到政治事務及社會事務上，認為未來文化型態的設計可完全奠基於行為科學上，最要緊的是要深切體認「人的行為完全受環境所控制」這一事實，這樣人類才能正視文化問題的核心，才有可能合力共創一能長久生存的社會。這種論調頗有利用心理學傳教的味道，當然會遭惹來自四方的攻擊，引起大大小小的論辯，其中最出名的一次論爭，是來自一位臨床心理學家 C. R. 羅傑士 (Carl R. Rogers)，他與史金納於一九五六年在美國心理學會年會所特別安排的辯論會上，展開一來一往的對壘，論爭結果則寫成長文「有關人類行為控制的若干論題」，刊於當年的「科學」週刊上 (註1)。這場論爭及其引發的研究在近代心理學界內的知名度，祇有後來的一場「智力論爭」可以比美，A. R. 簡森 (Arthur R. Jensen) 由其調查結果，認為美國黑人在智力分配上比美國白人低十五個智力商數 (I.Q.)，論文甫一發表，大概是言詞之間不够謹慎，例如將

這種智商的差距認為可能是先天上受其種族因素所決定，以致引起各方攻擊，甚至有激烈的認為這種言論是納粹思想的復辟，簡森本其學術觀點反覆辯難，頗有與真理俱焚的味道。這兩場論爭，一個是因太過強調環境因素所引起，一個是因太過強調先天遺傳所引起，可說是一條線上的兩個極端，若綜合來看，對人性的了解當可更深入，此處不及細談。

底下就來簡單談談這場人性的紛爭吧！

二、一場人性的論爭

羅傑士當時在芝加哥大學，史金納則在哈佛大學。史金納所受的訓練及所從事的研究，以實驗室範圍為主，而其實驗室技術的應用也已有了很好的聲名，他不僅信心十足，偶而也會咄咄逼人。羅傑士雖然也是心理學界名人，但他自認其思想走的是哲學家杜威的路線，「人文」的氣氛很濃，對當時實驗心理學家所羨稱的巴夫洛夫、華特生等人物不甚了了，也不以為然。羅傑士一生從事於心理治療與輔導，手創的「案主中心治療法」(client-center therapy)在

心理治療領域裏，已與「心理分析法」及「行為治療法」(behavior therapy)成鼎立之勢，在國內這些都是耳熟能詳且已實際施行的治療法，至於對東方文化的療效比較，則尚在研討之中。「案主中心治療法」，力主治療過程應以前來求助的案主為中心，治療者要給予無條件的關懷(unconditional regard)，幫助他讓他自己決定選擇自己的方向，最主要的觀點就是在治療情境中，治療者並不是控制者，他主要的任務不是要控制他的案主做這做那，而是要讓案主在治療過程中，獲得自己的內在控制(internal control)，使自己能清清楚楚的自由決定自己該做什麼。這種「人可以而且應該按自己自由意志來決定生活方式」的觀念，與史金納的「有機體的行為完全被環境所控制」的講法，真是差別太大，也就難怪好事之人替他們撮合，來場公開辯論熱鬧熱鬧了。

在這場公開辯論中，他們二人的發言重點大致如下。史金納說：①從歷史上看，人根本就是要被控制的，在倫理制度、教育系統、法律制度、政權系統、子女養育等方面，人被廣泛控制的事實歷歷可數，不容否認。人之所以奢談自由奢談控制環境，乃是因為人

害怕被控制 (fear of being controlled)，唯有入確實體認「人完全被控制」這一事實，並進而謀求改進，人才會變得更成熟，社會、文化才有可能得以存續。②爲了文化的存續，爲了使未來世界更趨美好，人的行爲需按一理想藍圖予以訓練予以調整，理想行爲的塑成則可經由安排環境的強化過程 (reinforcement) 達致。強化過程有很多種，但以正強化方式 (positive reinforcement) 亦即用獎賞而非用懲罰，最爲有效，且所引起的心理困擾最少。③施行控制計劃的人，亦即「行爲調適師」(behavior modifier)，需加慎選，最好由受過行爲科技學專業訓練的行爲科學家擔任，若無法做到此點，則至少也應由受過行爲科學訓練的行政人員擔任。④由於「對抗控制」(countercontrol) 技術的研究發展，放在行爲的控制程序中，若行爲調適師或行政人員濫用職權，逞一己之私，則被控制之人可藉「對抗控制」之法反控制回去，而達一平衡狀態。⑤利用行爲控制方法設計未來文化的一組可能目標，是要使生活在該文化內的人民能够「快樂、消息靈通、技巧練達、行爲良好、多產」，當人們更了解行爲控制的意義後

，甚至不必過問未來的目標是什麼，在科學的演進過程中，這些目標自然會被過程所決定；而且因爲在行爲控制過程中，祇採用正強化方式，且人民會使用對抗控制法，因此不必擔心該未來文化會變成另一型態的極權政治體系。

羅傑士的相對論點則是：①由於行爲科學的急速發展，有機體行爲的預測及控制是行爲科學界內普遍承認的一項可能性，且已有相當可觀的事實根據。但預測及控制行爲的科技却有被誤用、濫用的危險性，所謂「對抗控制」技術的發展，尚在搖籃階段，距離成熟的應用尚遠，因此利用行爲科技學設計未來文化，必定流弊甚多。②「控制」一詞包含有三個層面，一爲某一組外界條件所施予個體之控制，個體無逃避、發言之餘地，祇能機械式的做出某類可被預測的行爲，此稱之爲外在控制 (external control)；二爲某一組外界條件所施予個體之控制，但個體可對該組外界條件表示某種程度的同意與反對，而表現出某類可被預測的行爲，此稱之爲影響 (influence)；三爲在由個體本身所衍生的內在條件下，他本身會表現出某類可被預測的行爲，此稱之爲內在控制 (in-

ternal control)。史金納所談的行為控制祇包括外在控制及影響，而不談內在控制，他對「控制」一詞實質含義的了解及處理是不完全的。用「內在控制」的觀點及方法來處理人類行為由已有的研究結果發現，不僅可保存人的整體性及自主性，且可使人「在行為上更為成熟、較不依賴別人、增加外在的表現、彈性及可變性大、適應良好、自我責任感及自我方向感增加」，亦即使人更像一個人文意義上的「人」(person)。

③科技終究是科技，不能也不應自身決定它要做出什麼，未來文化的目標及走向是屬於人類的價值判斷及自由選擇，這些是科學領域之外，亦即是人文領域內的論題，行為科技學祇服役於這些人文目標，而不能也不應自己決定未來的走向。

④史金納低估了權力問題的嚴重性，自古以來科學家一向為政權服務，科學家無法自己握有權力，因此未來文化的設計及施行，在沒有這種歷史感的體認及所託非人之下，有可能被統治者所利用，而使未來世界變為極權政治的另一型態。且由於「對抗控制」技術發展的遙遙無期，更增這種結局的可能性，史金納所寫的科學烏托邦小說「第二個華爾登湖」，在深層的哲學意義

上，與歐威爾(George Orwell)批判極權政體的幻想小說「一九八四」，可說是具有相同的結局——被一個大兄或一小羣精英團體(elite group)所控制的極權社會。

⑤現在的社會還沒有絕望到需要利用行為科技學設計未來文化的時候，波普(K. R. Popper)所提的「開放的社會」尚屬可行之策，讓人們負更多的責任，由他們自己來自由選擇、建構一個開放的社會吧！

這場論戰不見得全部是針鋒相對，也有打高空的地方，羅傑士所攻擊的「不一定就是史金納所堅持的」，史金納所提出的若干重點也不一定被羅傑士所否決，能互相妥協、同意之處仍多，但人的意氣之爭却會使這些論點纏繞不清，忘了自己在辯論之前清醒之時，所曾堅定的同意與不同意的論點。這種毛病，縱使大師，仍然不能免。

這場人性論戰並不就此停止，科學證據並不絕對性的支持某一論點，而完全否定另一相對論點，因此可繼續辯論之處仍多，在世界各地，祇要有人認為人性並非不辯自明的，就會有類似的論爭出現。史金納與羅傑士也為同一問題繼續接觸，史金納甚至在一九

七一年寫了一本暢銷書「自由與尊嚴的超越」，來回答、反駁各方的言論，但他們兩人終於還是走向了長期辯難的命定結局，以鬧劇形式收場。羅傑士在一九七三年美國心理學會年會上接受「傑出專業貢獻獎」的演說上（註三），回顧了他四十六年的學術生涯，他這時已從芝加哥大學轉到加州，負責一所「人的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udies of the Person），繼續他對「人」的研究及團體治療效果的評估，史金納則仍在哈佛大學。在這篇演說中我們可看出他如何與史金納收場，他後來終於忍不住提出一個翻臉的問題：「你之所以寫書發表意見，並非依你自己的選擇來發表觀點，並非按你自己的價值判斷來提出理想社會的模型，而單純祇因你被條件化（或制約）不得不在紙上寫下一些記錄？」這種問題其實史金納是可以不必回答的，因為這種問答在嚴肅的學術討論中是視為禁忌的，但史金納還是回答了，而且是一個翻臉的回答：「是的！」在這種情形下，他們的長期辯論再不收場也是不可能了。回頭過來看看國內的許多論戰（包括新詩論戰），是不是也帶有這種結局？這就不禁令人想起，這是不是一種普遍人性的表現？

這種大辯論恰似科學家史諾（C. P. Snow）與文學家雷維思（F. R. Leavis），在英國學界引起的「兩個文化」的論辯，史諾首先發難，批駁文學文化，強調科學文化，雷維思繼之以人文學者立場大加反駁，而由赫胥黎（A. Huxley）出面收拾，這也是一場由英國鬧到世界各地知識界的熱鬧辯論（註四）。

要對這些重大的文化問題做蓋棺論定，是很困難的。人類的全盤文化發展，不像科技成就或個體行為有較明顯的預測方向，除了依靠以後歷史發展的塵埃落定外，恐怕很少人敢宣稱未來文化的發展是可被「控制」或可被「操弄」的。歷史學家也慢慢冷靜下來，明古以知今尚勉強有可能，但想由古今知未來或導引未來，則還是少作此想。這種心態上的轉變，也許是史賓格勒及湯恩比在目前無法獲得普遍欣賞的原因之一吧，這種心態的轉變及理論也許可供辯論的雙方做參考吧。筆者的感想是，科學的問題當然是由科學來解決，如個體的行爲、人性問題，但文化的問題假如能確定不是科學上的問題，則還是趕快把這燙手的山芋先攔在一旁，要不然就讓有膽量的文化學家去處

理，要不然就等其他相關的基本問題有了相當的研究後，再來解剖這顆麻煩的山芋吧。

三、史金納的通俗著作

現代學人出名不易，譬如美國（甚至臺灣）擁有教授、博士頭銜者何止萬千，要使得社會性聲名需另闢蹊徑，若嚴守學術成規終生在實驗室與講堂之間奔走，則將落得一生清苦。學術創業之方不一而足，最要緊的道理就是將學術與社會現實結合在一起，如此則無往而不利，這個道理的實踐技術，需看學人的性格及能力而定，冷靜而富權謀的會走上學術官員的路，博學而好辯者則走上大眾傳播及通俗著作之路。無疑的，史金納是走後面這一條路。史金納的專門性著作，在當時的心理學界享有很高的評價，至少他在「工具性條件化歷程」的研究領域裏，具有他原創性的地位，他所發明設計的一件實驗儀器「史金納箱」(Skinner box)，更是廣被應用，但他之得享世界性盛名則是因底下的兩個原因：①由其實驗、想法所協助發展成功的行為調塑技術(behavior modification)。

後來雖有一羣相當優秀的心理學家加入，新的療法陸續出現且提供了很多修正，但史金納仍具有傳統性的「思想導師」的地位。其中最戲劇性的一件創舉，則是史金納別出心裁的將他剛出生的女兒，放進特製的史金納箱，在適當的時機使用行為調塑技術養育成人，據說還養得靈巧可愛沒什麼不良後果，後來也成了位心理學家，對她老子並無怨言。但筆者認為這種作法之所以能够成功，可能是因為執行者是博學多能的史金納本人，倘若換了不够格的父母來做，恐怕頗有商榷餘地，而且牽涉到太多倫理道德上的問題，此處不及細談。②史金納不僅身體力行的實驗、實行其行為科技學，更輔以通俗著作的刊行，其文清順且富說服力，對社會人心造成了很大的衝擊力量。他在一九四八年出版了「第二個華爾登湖」，以小說方式提出一個利用行為科技學所建構的理想世界，這本小說遭到了各方的攻擊，威認人的自由與尊嚴乃人性之最後關卡，而今史金納一再做翻案文章，後果堪虞。針對這些不虞之譽、不虞之毀，史金納又在一九七一年出版了一本暢銷書「自由與尊嚴的超越」，以說理的

方式檢討了人性的現況及行為科技學的可行性（註五），今分述如下：

甲、「第二個華爾登湖」（*Walden Two*）

(1) 書名釋義。當年美國文學家梭羅（Henry Thoreau），曾實驗式的在華爾登湖畔過獨立自主、儉樸的單身生活，並將其湖濱生活的情趣及意義，寫成一本「華爾登湖」（*Walden*），中文譯本改為「湖濱散記」。這本書當初出版時，並沒有受到很大重視，但後來因為兩件重大事件，使得他終於在美國思想史上享有與愛默生同等的地位，其一是美國三十年代的经济大恐慌，使美國的小市民體認到儉樸生活的可貴，他們發現到梭羅的思想與生活方式，也許可指引他們渡過這段黑暗的時光，另一則是印度的革命領袖甘地，在向大英帝國爭取獨立主權，脫離殖民地束縛的過程中，將梭羅的「消極抵抗」（*civil disobedience*）思想與做法發揮得淋漓盡致。史金納採「第二個華爾登湖」為其書名，有很多含義是本書讀者所不可不察的，要不然當一本普通小說稀鬆讀過，根本就接觸不到其思想要義。其含義大約是：①包含了梭羅當年在華爾登湖生活的實驗精神，為了達到

生活的最佳品質，一切細節都經由實驗方式加以安排，不顧外界流俗。②梭羅當年是離羣索居的單人生活，但在「第二個華爾登湖」則想嘗試兩個人或兩個人以上的華爾登湖式生活的可能性。③「第二個華爾登湖」在法律上，像梭羅在華爾登湖的生活一樣，與當地的州政府也保持聯繫。參與當地的兵役與選舉，可說是一個「實驗社區」，在史金納的想法裏，這種實驗社區可以一再分設出去，招收志願人士參加，強調的是在此時此地另外設計一個文化的可能性，故與一般的烏托邦式小說或科幻小說不同。史金納認為柏拉圖的「共和國」、摩爾的「烏托邦」，培根的「新阿特蘭蒂斯」的未來世界，都假設在一脫離現世的地方，連他們都認為自己所建構的未來世界是不存在或不可能實現的，而且這些未來世界都有很濃的君主政體色彩，可說是相當的不合時宜。史金納也認為近人如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歐威爾的「一九八四」，所提出的悲慘結局，是由於在他們所建構的未來世界內，採用「嫌惡控制」（*aversive control*）的緣故。「第二個華爾登湖」的作法及作果，與上述兩類未來世界有很大的不同，與第一類的不同是因為它建立

在有現實基礎的時間與地點之上，與第二類的不同是因為它不使用嫌惡控制，而用正強化的方式。

(2) 故事大綱。一羣生活在文明社會的人，包括了大半生從事教學研究工作的心理學教授巴瑞斯，能言好辯、喜談公理與正義、教過「烏托邦」課程的哲學教授卡素，剛從戰後退役、以前曾是巴瑞斯班上的學生、對社會改革及新生事物充滿憧憬的羅澤士在菲律賓認識的戰友，身份不詳、言詞不多但對自己未來有堅定看法的史蒂夫，以及這兩位年輕人的女友，共六人，一同協議前往離城不遠的山區，參觀由弗萊澤所創建的「第二個華爾登湖」社區。弗萊澤是巴瑞斯在研究所時的同學，在研究所時「把校長發表在雜誌上的大作，當作英文作文般，將標點、字的次序等，改得面目全非，還刪節不少贅言使文氣暢順，並揭發不少錯誤的思想，然後註個丙下，簽上名寄給校長」，弗萊澤常想像自己是梭羅再世，並強烈的認為「政治無法建構一個新世界，有心人應儘速別探他法；人類可透過現代科技尋求經濟的自足，同樣，羣居生活的心理問題，也可用行為工程的原理解決」，弗萊澤終於實踐了他的理論創建了「第二個華爾登湖」，現在

的他「溫和的笑臉掩飾了銳利的眼神」。

經過幾天的參觀，他們發現了「第二個華爾登湖」的大要：①住民約有一千多名。②住屋、擺設、家政、服裝、髮型、公共設施的使用等生活細節，不僅方便、有效且能發揮個性，充分應用了人類工程學（human engineering）的研究成果。③工作度採工作點制，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工作點，再利用所獲的工作點交換所需之物，每人每年約需獲得一千二百個工作點以當為吃喝玩樂等的代價，一個工作點大約耗時一個小時，故平均上每人每天約需工作四個小時。④住民可分是四類：規劃委員、理事、工人、科學家。⑤子女的養育採集體方式，由專家負責，一直到十三歲能獨立自主為止，父母在此祇佔次要角色。在養育階段利用行為科技學去除不當的情緒，並鼓勵其學習適合自己個性的學問。⑥不再保存傳統式的家庭結構，強調個人的隱私權利（privacy），以實驗方式研究婚姻生活的權利與義務問題，如夫妻分房而居的可行性、訂婚與離婚、友情與戀情等。⑦重新定義「幸福人生」的要件，並使用合宜的行為工程技术調塑，如對自然的自由探索、和諧親密的人際關係、充分

滿足的休閒活動等。⑧政治活動方面仍與當地的州政府與國家保持聯繫，仍然付稅、服役、參與選舉等活動。

弗萊澤在本書中扮演一個精力勃勃的角色，講了很多名言：①對烏托邦的批評。「第二個華爾登湖和一般幻想的烏托邦之間的細微差異，……很簡單呀，就是它此時此地確實存在呀！豎立於現代文明之中！……而烏托邦的希臘文原義就是不存在的意思」。②對自由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的批評。「自由主義者知道如何做嗎？他們知道什麼樣的世界才合乎大眾的口味嗎？他們根本不知道。只是瞎猜誰都可以猜，但只能湊合湊合，不能算數！一個有效率的文化，應該經實驗不斷地改進。……我不是為有無政府而辯駁，而是因為現存的政府無法令人滿意，我們需要政府，需要一個按行為科學建構的政府，沒有它，社會結構無法形成；人類行為科學的進步，使我們首次暢談它成立的可能性；無政府主義的致命傷就是太相信人性，是完美主義的氾濫。」③對宗教的批評。「我們不給兒童任何宗教訓練，但父母可以自由施教，我們對人的觀點不是從神學來，而是透過對人的科學了解而來的

，……第二個華爾登湖的宗教活動，就同吸煙喝酒一樣，漸漸消失了，這可真是說來話長了，我不知能否解釋清楚，造成宗教的溫床——恐懼——消失以後，人的希望都能實現，宗教活動就愈來愈失去其重要性了。因此我們不需要正式的宗教，甚至宗教儀式和宗教哲學都不必要。我認為我們是一個虔誠的團體，比一般宗教團體還要虔誠。」④對英雄的批評。「我們這裏沒有英雄，我們不需要英雄。……第二個華爾登湖不可能有強人，實驗出來的文化不需要強人的引導，相反的，還真怕會產生強人哩！」⑤對共產國家的批評。「蘇俄有四件事做得不對，……首先，就是實驗精神的衰頹，許多有意義的實驗都半途而廢；如集體育嬰法、家庭結構的改變、宗教的廢棄、新的誘因等等，都反而開倒車，反過來用資本主義流行了幾世紀的老辦法；這就是老毛病，掌權的政府無法推動實驗，他們一定知道該怎麼做的，最起碼也知道該怎麼宣傳；今天俄國人宣稱已找到最佳文化行為模式，但却不敢接受改革，固步自封，革命性實驗可說是壽終正寢了。第二點，俄國人渲染得大過火了，不管對內對外都一樣，他們的宣傳工作做得比解放工人更徹底

，誇大自己的成就，造成虛假的印象，這是最要不得的，如果說有那麼一點成就的話，也搞不清是因國民性樂天安命促成的，還是教條化的結果；有時爲了挖掉老文化深入人心的惡習，宣傳不失爲權宜之計，可是如今已不需如此，還猛宣傳這就不對了；因此，只要一天不改，我們對鐵幕公布的資料就一天不敢採信。大家知道，如果失去人民的支持，再好的理想都沒用，只靠宣傳起家的政權，就得不傳宣傳，因它自宣傳的那一刻起，就註定要如此。第三個致命傷是個人英雄主義的色彩太重，英雄的作用，中外皆然，原意在指出老政權的缺點，沒有按國策行事或家族色彩太重等等，統治是藝術不是科學，政府必需同藝術家一樣，爭萬年不爭一夕，英雄的另一結局是——當列寧和史達林等偶像幻滅之後共產主義將何去何從呢？……而最嚴重的，俄國人的實驗都根源於權力基礎，你可能曾說，因爲掌權的人太腐敗，壓搾人民，因此不得不如此，但總不能就抓着不放呀！俄國人要做到人人行其所願行的理想，還早得很；爲了使人民能按共產主義的規矩去行爲去思考，竟不得不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一則報酬不均，財富分配不均的結果，抹殺

了其他一切成就；另則是運用恐怖主義來威嚇懲罰老百姓；這叫那門子行爲工程學啊！」

弗萊澤很謙虛的表示「……如果你能說出任何法西斯主義的遺跡，我們馬上改掉它，而且永遠感激你。」以取信於訪問團，但哲學教授卡素却在參觀的尾聲時，說了不動聽的結論：「弗萊澤先生，我對你的最後評價是：現代陰謀多端的馬基維利（Machiavelli）」。雖然卡素這麼激烈的抨擊弗萊澤，但心理學教授巴瑞斯却慢慢的體會出「弗萊澤最偉大的一點就是：設計一個完全屬於個人，不受政府干擾的生活方式。時下有幾百萬元年輕人，痛恨這社會，却又不得不生存其中；理想和現實的差距太大了，一方面是善良的本性，一方面是爲了生存必須鬭爭，兩種相衝突的信念交集於一身，他們怎能不自求生路呢？這是弗萊澤最像梭羅的一面，我很欣賞它。何必跟政府爭呢？何不改變它呢？不理它不就得了嗎？跟梭羅不同的是，弗萊澤不僅納稅而且必要時還可妥協，但他畢竟還是在不干擾別人的原則下創建了自己的世界，除非政府有意整他，否則必能安享天年。我也不敢輕估弗萊澤的擴建計劃，很多事情他估計得很準；人類史上最後

一場也是最重要的一場不流血的戰爭已著手進行，不再是刀光劍影，只有教育、說服和示範。本質上這是一種宗教運動，但却揚棄神秘主義，想在地面上建天堂，誰擋得了他呢？」

故事的結局是：卡素氣冲冲的回大學去了，巴瑞斯左思右想毅然折返「第二個華爾登湖」；史蒂夫及其女友也留下來了，羅澤士及其女友則返回都市。在本書中可看出弗萊澤與巴瑞斯一而二二而一的不可分性。

2. 「自由與尊嚴的超越」(*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

(1) 書名釋義。長久以來，人與動物的對立，民主與極權的對立，正義與邪惡的對立，使得人世間最珍視的其中兩個概念，便是「自由」與「尊嚴」，一個人能昂然立於天地間，無非是因為他充分發揮了「自由」與「尊嚴」的精義。史金納卻從根本上認為人完全被環境所控制，那來的「自由」與「尊嚴」？「自由與尊嚴的超越」意即：唯有拋棄「自由」與「尊嚴」的虛妄觀念，切實體認人被環境所制的現況，才能得一新的變局，重新利用行為科技學設計一能持續生

存的文化。

(2) 內容大要。本書以論說式體裁出之，可說是「第二個華爾登湖」的理論基礎。本書所述大要大約已包含於本文論列之中，故此處僅摘若干要點：①因為自然環境的關係和人類行為的本質，我們最易學會的控制方法是處罰威脅諷刺之類的恐怖政策（或稱為「嫌惡控制」）。於是，人為的控制大部份是可憎的。人類歷史上的追求自由，事實上是為了擺脫這種可憎的人為控制，並非由於人類天生有任何追求自由的慾望。但是，人為控制並非全是可憎的，當今的世界需要許多人為的且不可憎的控制方法，但「追求自由擺脫控制」的思想使我們無法利用這些方法。此外，自由的概念，使我們無法應付那些表面上不可憎，但最後會將人們帶進悲慘局面的控制方法。②我們愈不瞭解一個人是受到外界環境的控制時，人愈顯得具有尊嚴。行為科技的進展剝奪了我們受到讚賞的機會，因此為了保持尊嚴（受讚賞），人們拒絕接受行為科技。於是，尊嚴變成了現代人的包袱。③自由與尊嚴的概念，認為人是自主的，好人應受讚揚，壞人應受處罰，每個人都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自由與尊嚴使我

們社會大量使用處罰的方法，而這正是使得人類悲慘的原因之一。

本書內容與行為科技學的發展息息相關，國內也有人曾經探討過這類問題，請參考（註六）。

四、史金納思想平議

想要正確的評估史金納這兩本頗有影響力的書（值得一提的是，國內對這種思想性濃厚的暢銷書，似乎胃口缺缺，但對精神分析學派的譯書却仍興趣不減，是否因為其「神秘性」較高，認為較投合「人性」的胃口？有心人若探討這類「心理學書籍不同類別的暢銷程度」的問題，對今後人心動向的掌握應不無裨益），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今試列舉一二：

1、實驗的態度。史金納認為一切事物的執行，小至生活細節的改善大至政權的組成，都應以實驗方式進行，以定其最適當程序。在這種科學時代，大多數人都會同意這種態度，但史金納抱持的極端實驗態度有兩個問題產生：(1)柏拉圖在建構共和國時，主張以哲學王（philosopher-king）來掌理一國之事，史

金納則主張以科學王（scientist-king）來規劃實驗社區的運作，從歷史意義上看來，這些作法除了具有浪漫色彩外，也具有很濃的獨斷色彩。(2)史金納本身主要是一動物心理學家，這類研究者自然會帶有機械論色彩，當他將其心理學體系應用到社會、政治事務之時，是否會發生「對人文現象不够瞭解」的現象？有些社會責任感較重的科學家，喜歡走出實驗室或觀察場替社會看病，羅倫茲（K. Lorenz）也是一個出名的例子，他寫了一本「論攻擊」（On Aggression）暢論如何使用動物行為學的知識，提供社會消除攻擊行為的秘方，也是一本流傳甚廣的通俗著作。自從達爾文一八五九年的「物種原始」說明人類乃是從低等動物演化而來後，十九世紀末一直到二十世紀初，對動物的智慧有浪漫想法的大有人在，甚至認為對動物的研究應當大大有助於應用到人文現象上；但自從桑戴克在一九一一年出版了「動物智慧」後，部份研究者慢慢體會到動物與人的行為過程（尤其是在認知層面上），有太多「質上的差異」，似乎在動物與人之間的鏈上有一個失去的環節。這種重新體認及研究成果，使我們對史金納所提出之文化設

計，不得不抱一批判態度，因為，機械的觀點是否足夠處理有機的人文現象？但史金納的處理方式也有很大的優點，他把人類的行為用清清楚楚的話清清楚楚的分析出來，使得人類行為不再神秘兮兮的不可究詰，這在人類科學的研究上，可說是一大貢獻。

2、折衷的做法。史金納固然對行為調塑技術頗有信心，但美國人久處民主自由氣氛之下，對其開國元勳傑佛遜的一句誓言「對任何暴虐人類心靈形式的永恒仇視」(eternal hostility to any form of tyranny over the mind of man) 奉為圭臬，因此史金納在建構其理想世界時，在做法上頗有折衷妥協的一面。例如他祇用正強化的過程，經參與之人同意後才訂定進行行為調塑的契約，在實驗社區中設立一類似陪審團的評議小組等，充分顯示出史金納參酌社會流行想法的一面。他另一種折衷做法，是採行應用當時科學界正在推行的新方法：①在社區各種用具的設計上，採行了人類工程學所發展出來的觀念及做法。人類工程學(human engineering)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才發展起來的一門學問，講究如何設計最適當的儀器，使其能適合人體的特性，而做最有效

的使用，這跟以前認為應選適當的人來屈就儀器特性，大有不同之處，現在這方面的發展已有許多期刊流通最新的知識。在當時史金納便慧眼獨具，採行當為建構其實驗社區的重要技術。②引用「齊布茲」技術當為其集體育嬰的基礎。以色列在二十多年前急需人手，國家鼓勵婦女從事男人職業，因此子女的養育很成問題，後來決定採用一種獨特的集體育嬰方式，送到「齊布茲」(Kibbutz)去，其實就是一種集體育嬰所組織，由受過兒童發展特殊訓練的專家負責撫育教養，父母祇負擔間斷式的照顧(intermittent mothering)，在嬰幼兒第一年內大部份由母親餵食照顧，一年以後，母親整天工作，祇在傍晚及週末來看小孩，以迄長大成人。後來的追蹤研究發現，由「齊布茲」養育出來的小孩比一般育幼院出來的優秀，與由一般家庭照養出來的相比，在智能、成就上並不遜色，但多少會形成一種「齊布茲性格」(Kibbutz personality)。施行二十年後，由於婦女的傳統角色漸漸復甦，自己想多照顧自己小孩，因此「齊布茲」的養育方式也愈來愈走向傳統的家庭養育方式(註七)。筆者認為當年史金納可能看上了這一制度的優

點，便拿來解決其實驗社區的子女養育問題。從這裏可看出史金納多方採納的痕跡，似乎他也覺得單憑行為調塑法搞不出那麼多新花樣來！

以上所提兩點是從一般常識的觀點做評估，其實真正要評估史金納的思想及其「文化設計」想法的可行性，還需從另外兩方面立論，始見公允：①學術觀點。史金納的很多建議來自於他的各種學術創見，他的心理學體系的完滿與否，直接關係到其所提建議的可信與否。②實行觀點。行為調塑法若干年來在世界各地的施行是否收效宏大？是否有很多需修正之處？用到社會情境時是否遭遇很大阻力，如何克服？這些問題在學術、輔導、臨床上都有很多可資爭議之處。（註八）本文想就這些問題繼續發揮，以求對史金納思想及行為調塑技術有更清楚的平議，但行文至此，已超過一般評介文章的長度，祇好就此打住，有興趣的讀者可循本文所提線索，繼續追蹤，當可獲得比筆者更清晰的判斷。

註一：郭任遠於一九四三年後即定居香港，於一九六七年在美國出版 *The Dynamics of Be-*

havior Development: An Epigenetic View，整理了他自己的研究及理論，並對行為主義提出批評及改進之道。此書後由林悅恆譯成中文「行為發展之動力形成論」，環宇出版社，民六十年。此書對象是給研讀生物科學與心理科學，而對「行為」有興趣的人，頗值參考。

註二：Carl R. Rogers and B. F. Skinner. "Some Issues Concerning the Control of Human Behavior: A Symposium." *Science*, 1057-1066, 30 Nov. 1956.

註三：這篇演說的全文次年發表在美國心理學會所屬的刊物上，請參閱Carl R. Rogers. *In Retrospect: Forty-six Years. American Psychologists*, 1974, 29, 115-123.

註四：詳情請部份參閱張振玉等譯「兩個文化及其再評價」。驚聲文物供應社。民六十年。

註五：史金納的兩本通俗著作，一為「第二個華爾登湖」(Walden Two)，已有中文譯本，改名為「桃源二村」，由蘇元良翻譯，民六十六

年長橋出版社印行。另為「自由與尊嚴的超越」(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中文譯本改為「行為主義的烏托邦」，文榮光譯，民六十三年志文版。譯者：蘇元良、臺大心理系畢業，現居美國；文榮光現任臺大醫院神經精神科總住院醫師。這兩本都是可推薦的中文譯本。

註六：蔡式淵曾寫過「沒有心的心理學」及「沒有自由的人」，分別刊載於「幼獅月刊」六十二年四月號及六十二年二月號，前者介紹史金納的心理學系統及專有名詞，後者則偏在介紹史金納其人其事。蔡君臺大心理系畢業後，從 C. B. Ferster (曾是史金納在學術上的主要合作者) 攻讀史金納學派心理學，當已獲博士學位。

註七：「齊布茲」的發展及最近的批評，可參閱：

①「理想村——以色列的獨特組織——齊布茲」。張慧元譯，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六十

六年。

② Benjamin Beit-Hallahmi and Albert I. Rabin, *The Kibbutz as a Social Experiment and as a Child-rearing Laborator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7, 32, 532-541.

註八：有兩篇淺近的文章，分別討論行為調塑技術的現況及其使用到社會情境上的限制，請參閱：

(1) S. B. Stolz, L. A. Wienckowski, and B. S. Brown. Behavior Modification: A Perspective on Critical Issu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5, 30, 1027-1048.

(2) N. D. Reppucci, and J. T. Saunders. Social Psychology of Behavior Modification: Problems of Implementation in Natural Setting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4, 29, 649-660.